

《世说新语》今读·典故风俗篇

刘 强◎著

一种风流 吾最爱



《世说新语》今读·典故风俗篇

一种 风流 吾最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典故风俗篇/
刘强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633-8956-8

I. —… II. 刘… III. 世说新语—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7411 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责任编辑:徐 辉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制 作: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4.5 字数:150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录





典故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雪夜访戴	仲举礼贤	叔度汪汪	难兄难弟	管宁割席	小时了了	床头捉刀	契若金兰	刘伶病酒	情钟我辈	看杀卫玠	东床坦腹
一个人的乌托邦	秋波频传儒道间	神龙见首不见尾	有其父必有其子	阳关道与独木桥	焉知来者不如今？	假作真时真亦假	向死而生的友谊	我醉了，因为我寂寞	龙种跳蚤集一身	史上最美死亡事件	婚姻的傲慢与偏见
5	17	25	34	42	51	59	69	78	86	95	107



風俗篇

后记

- 20 隐逸之风 「人间蒸发」为哪般？
- 19 艺术之风 「传神阿堵」分外明
- 18 嘲戏之风 语不「损」人死不休
- 17 汰侈之风 暴发户与败家子
- 16 清谈之风 道可道，非常道
- 15 饮酒之风 存在与虚无
- 14 服药之风 无「毒」不丈夫
- 13 美容之风 「神超形越」的梦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语言的宝库，也是数以百计的成语、典故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人文故事与传说的渊藪，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打开这部书，便仿佛走进了一座由人、事、物、语组成的流光溢彩的典雅园林，移步换景，美不胜收。以成语、典故和熟语为例，出自《世说新语》而广为流传的就有如下诸例：

三字例：七步诗、登龙门、三语掾、做生意、唾壶缺、咏絮才、洛生咏、阿堵物，等等。

四字例：登车揽辔、席不暇暖、酆客复生、叔度汪汪、深不可测、割席断交、难兄难弟、高自标置、别无长物、咄咄逼人、契若金兰、咄咄怪事、鹤立鸡群、掷果潘安、傅粉何郎、望梅止渴、渐入佳境、刘伶病酒、一往情深、卿卿我我、拾人牙慧、期期艾艾、吴牛喘月、胸中块垒、林下风气、颊上三毛、看杀卫玠、剪发待宾、黄绢幼妇、绝妙好辞、空洞无物、床头捉刀、目不暇接、管中窥豹、坦腹东床、芝兰玉树、自惭形秽、汗不敢出、千里一曲、传神阿堵、天壤王郎、雅人深致、人琴俱亡、击楫中流、雪夜访戴、兴尽而返、未能免俗、阮囊羞涩、玉山倾倒、布帆无恙、东山再起、东山高卧、新亭对泣、楚囚相对、百感交集、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粗服乱头、我见犹怜、枕石漱流、普天同庆、千岩万壑、拂袖而去、一木难支、倚马可待、胸无宿物、略见一斑、金印斗大、韩寿偷香、老生常谈、西风鲈鱼、栋梁之才、标新立异、登峰造极、引人入胜、固若金汤、壁立千仞、口若悬河、济河焚舟、广陵散绝、杀美劝酒、谢安围棋、周处斩蛟、云蒸霞蔚、兰摧玉折、后起之秀、名士风流、青州从事、龙跃凤鸣、牖中窥日、应接不暇、掷地有声、华亭鹤唳，等等。

七字例：何可一日无此君、酒正使人人自远、名教中自有乐地、不能言而

能不言、会心处不必在远，等等。

八字例：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能令公喜，能令公怒；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清风明月，辄思玄度；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鸟兽虫鱼，自来亲人；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使君辈存，令此人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卿用卿法，我用我法；等等。

九字例：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等等。

十字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等。

十一字例：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等等

十二字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人言我愤愤，后人当思此愤愤；等等。

.....

以上还只是我的不完全统计，相信已经令人有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

那么，创造了这些佳言隽语、名通妙典的人物，又该有着怎样超尘拔俗的风采？穿越这葳蕤茂密的语词丛林，我们能够走进魏晋名士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触摸到他们的心跳，听闻到他们的呼吸吗？带着这个疑问，让我们从12则最具特色的典故出发，开始本书的旅行。



01

雪夜访戴

一个人的乌托邦

1

“雪夜访戴”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篇。“任诞”，顾名思义，即任达放诞之意，这一篇记载了许多魏晋名士的出格行为和奇谈怪论，是该书最具“看点”的一篇；而“雪夜访戴”又是《世说新语》中那一系列琳琅珠玉般的典故中最耀眼的明珠。

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王子猷。

王子猷(338?—386)，字徽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子。此人既无绝世之才，亦无丰功伟绩，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似乎古人所追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一个都沾不上边儿。但他也自有他的强项，那就是出身名门，血统高贵。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云：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

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在东晋显赫无比的王导、谢安家族，而相比之下，河南陈郡的谢氏还是“新出门户”^①，远不如山东琅邪王氏根深叶茂。

东晋政治是典型的门阀政治，豪门大族轮流把持朝政，皇帝常常沦为傀儡^②。所以当时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意思是，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山东琅邪王氏，能和司马氏皇族分庭抗礼，共同掌管天下。王子猷是丞相王导的侄孙辈，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世胄蹶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其二》）的东晋，出身东晋第一豪门的他，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论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甚至仕途经济，都享受着常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和机遇。

这样的贵族子弟，如果不学好，整天无所事事，不务正业，就会成为所谓“纨绔子弟”。《论语·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张说的一句话：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

意思是：拥有仁德而不发扬，信仰道义而不忠诚，这样的人，有他、没他一个样。“有他、没他一个样”，很像是西方文学中“多余人”^③的形象。像

① 《世说新语·简傲》9载：“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裕）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可见陈郡谢氏在东晋初年尚未显赫。

② 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流程和细节，可参看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和探索，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

③ “多余人”的概念最早由俄国哲学家赫尔岑（1812—1870）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指代的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出身贵族，生活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满现实但又无所作为，很具文学的典型价值。多余人的形象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王子猷这种出身名门、却又胸无大志的人，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零余者”，也就是“多余人”。但是且慢，正是这个王子猷，却用他不同凡响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书写了一个人间神话。他的神话不属于道德，而关乎审美；无关于政治，而与艺术相联。我们甚至可以说，王子猷是一个靠特立独行而暴得大名的“行为艺术家”。

2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王子猷是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他的许多行为都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有一次，他偶然到别人的空宅院里暂住一段时间，人刚到宅子，便令家人种竹子。有人不解地问：“暂住，何烦耳？”——只是暂时住住，何必这么麻烦呢？王子猷打着口哨歌吟了好久，才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世说新语·任诞》46，下引不再注书名，仅注篇目及序号）后来的文人大多有种竹的雅好，应该就是拜王子猷所赐，可以说，王子猷是竹子的古今第一“形象代言人”。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有首《种竹斋》诗，前四句云：

吾爱王子猷，借斋也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

苏轼也有一首《于潜僧绿筠轩》诗云：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关于竹子，王子猷还有件事也很“另类”。《世说新语》有一门名为《简傲》，即“简慢高傲”之意。其中一条记载说，王子猷某日出行经过吴中（今江苏吴县一带），看到一户士大夫人家庭院中种有好竹，便径自闯了进去，

旁若无人地欣赏起来。主人素知王子猷爱竹，早已洒扫厅堂预备款待，不曾想子猷赏竹完毕，竟招呼也不打就要扬长而去。主人也不含糊，当即命家人关好院门，实行“全家戒严”，执意留客。本就落拓不羁的王子猷对主人的这一招很是欣赏，于是“乃留坐，尽欢而去”（《简傲》16）。

故事看似搞笑，其实大有深意，说明在王子猷眼里，对于自然物如修竹的纯粹的审美，其重要性远在世俗的人际关系之上。由此可见，王子猷爱竹，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受到近乎痴迷的程度了。后来，唐代大诗人王维在一首诗中，化用此典说：“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①好一个“看竹何须问主人”！这是一种只有晋人才有的超然物外的自由精神！试想，竹子之为物，生于天地之间，本属于自然和造化，如果主人不懂得欣赏，竹子种得再多也形同虚设，反过来，如果路人懂得欣赏，路人岂不就是主人？

还有一次，王子猷应召赴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所乘之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从岸上过，王与之并不相识，船上一位客人道：“此人就是桓野王。”桓伊，字叔夏，小字子野，一字野王。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县）人，桓景之子。淝水之战中，桓伊与谢玄、谢石带领北府兵迎战，大败前秦军队。桓伊以军功封为永修县侯（今属江西），进号右军将军。

桓伊不仅会打仗，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音乐家，尤其擅长吹笛。《世说新语·任诞》篇42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清歌，就是声调悲婉凄美的挽歌。桓伊每次听到清歌就大叫“怎么办啊”，感伤到了极点，说明他不仅对音乐有着极高的领悟力，而且十分重情，所以谢安说他“一往有深情”。成语“一往情深”盖由此而来。

且说王子猷听说岸上之人竟是桓伊，便命人到岸上对桓说：“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伊此时已是高官显宦，但他素知子猷之名，对如此唐突

^① 此诗原题为《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全诗云：“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到门不敢题凡鸟，看竹何须问主人。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

的邀请也不在意,当即下车登船,坐在胡床上,拿出笛子就吹,笛声清越,高妙绝伦。据说他吹的曲子就是著名的“梅花三弄”。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人。整个过程,“客主未交一言”(《任诞》49)。用今天的话说,这两人的做派,简直“酷毙”了!他们不以世俗的繁文缛节为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悠扬的笛声之中,这样的审美人生,怕也只有晋人才纯然独具!晚唐诗人杜牧《润州二首·其一》追缅此事云: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闲吹出塞愁。

还是在《简傲》篇,另有两条记载了王子猷的从政经历。其中一条说,王子猷曾在车骑将军桓冲(328—384)的幕府中担任骑兵参军一职。这个官主要是管理马匹的喂养、供给之事,有点像孙悟空曾做过的“弼马温”。但王子猷这个官实在做得潇洒,整天蓬首散带,游手好闲,不问正事。有一次,桓冲问他:“你在哪个部门任职啊?”

王回答:“不知在哪个部门。不过,时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大概是马槽吧。”

桓冲又问:“那官府里有多少匹马呢?”

王子猷应声回答:“‘不问马’,何由知其数?”这个“不问马”是有出处的。《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说马厩失火,孔子赶回来问:“可有人受伤?”却不问马的死伤情况。这里,王子猷十分机智地引用这个典故,说:“不问马,怎么知道马有多少呢?”真是令人绝倒!

桓冲也真不识趣,又问:“马近来死了多少?”

这一回,王子猷回答得更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简傲》11)

这话出自《论语·先进》篇。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死”,而一向关注现实、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就回答了这六个字,意思是:对生存的

意义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亡呢？王子猷引用得恰到好处，不过意思发生了改变，变成：“活马有多少我尚且不知，又怎么知道死马的数目呢？”言下之意，你这个做领导的，真是“拎不清”！

大概桓冲对他这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态度很不满，又找了个机会提醒他说：“你在我的幕府很久了，近来也该为我料理事情了。”可王子猷呢？却充耳不闻，没事人似的，只是看着高高的远山，用手扳着脸颊说：“西山的早晨，空气真是清爽啊！”（《简傲》13）这真是标准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3

这就是王子猷。用尸位素餐、玩世不恭、目中无人来形容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如此，王子猷还是做到了黄门侍郎，但他很快就辞官归隐了。“雪夜访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隐居山阴的时候。山阴，即今天浙江的绍兴。这则故事语言很漂亮，不妨分开来读：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幅画面：午夜的山阴，大雪纷飞，万籁俱寂，远山也好，近水也罢，一派银装素裹，景色真是美极了！那个叫王子猷的公子哥儿夜半醒来，再也无法入睡，百无聊赖之间，缓步踱到前庭，打开房门，一股寒风随即扑了进来。王子猷打了个激灵，信步穿过回廊，来到室外。站在雪地里，四望皎然，不禁意荡神摇。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王子猷深呼吸了一口夜气，朗声说道：“拿酒来！”

“命酌酒”三个字，其实不简单。它一上来就把“魏晋风度”和我们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什么是名士？根据晋人王孝伯（王恭）的说法：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53）

名士不一定要有什么奇才，只要经常闲着没事，能够痛饮酒，而且熟读《离骚》，便可以称得上“名士”了！换句话说，名士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有闲，有钱，还要有文化。如果这是个选择题，答案是全选，三选一或三选二，都算错。所以，后人羡慕晋人的风度，争相效法，却不免东施效颦之弊。为什么？就是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比如说吧，“拿酒来”这句话，我们在饭店酒家经常听到，可你试试，三更半夜在家里也这么吆喝一嗓子，看看有什么效果？我敢说，不仅酒喝不成，没准儿还会招来一阵痛骂，老婆会说：你以为你谁啊！想喝酒，没门儿！

然而那是东晋，而且是在王子猷的家。我们今天做梦也不敢想的事，王子猷早已安之若素。不一会儿，上好的佳酿——温得恰到好处——已经端上备好的小酒桌，小菜和点心想必也都错落有致地摆放完毕。佣人们打着呵欠下去了，苍穹之下，雪色之中，只剩下一个叫做王子猷的人。再看接下来的一段：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

我们继续想象：就着雪景，王子猷自斟自饮了几杯酒，越发觉得意兴飞扬，不可遏止。此情此景，宇宙恒有而人多不知，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望着山影之中那片空蒙的水域，王子猷不由得站起身来，一边彷徨庭院，一边朗声吟诵起前朝诗人左思的《招隐诗》来。

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著名诗人，“洛阳